

中國文化世家

ZHONGGUO WENHUA SHIJIA

主编：曹月堂

巴蜀卷

主编：毛远明 刘重来

 湖北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WENHUA SHIJIA

巴蜀卷

中國文化世家

任繼愈題



主 编：曹月堂
副 主 编：舒 怀 何新文 葛金芳
巴蜀卷主编：毛远明 刘重来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世家. 巴蜀卷/刘重来,毛远明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ISBN 7—5351—3819—5

I.中… II.①刘… ②毛… III.①文化-名人-中国-古代 ②文化-名人-四川省-古代 IV.K82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825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3 插页 16.5 印张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70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3819—5/G·3127

定价:30.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中国文化世家

ZHONGGUO WENHUA SHIJIA

学术顾问：任继愈 来新夏 戴文葆
主 编：曹月堂
副 主 编：舒 怀 何新文 葛金芳
常务编委：邓瑞全 陆才坚 黄 榕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岗	王兆鹏	王树林	权儒学
刘重来	李才栋	吴 光	吴怀祺
何林夏	张 涛	周伟洲	毛远明
贺敬美	高增德	黄季耕	

选题策划：陆才坚 黄 榕

封面题字：任继愈

巴蜀卷

主 编：毛远明 刘重来

家族制乃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基础之一，家族之传承关系历来颇为社会所重视，文献亦多有记载。1997年春夏之交，我于北京晤50年代之老学生曹君月堂，时曹君正策划主编《中国文化世家》，邀任顾问。情不可却，遂有所商榷而略贡刍蕘。是年冬，我复于一次会议得见南开大学校友臧恩钰，出其昆仲合著之家族史《边外炊烟》，请我作序。于是乃就世家一体，论述如次：

司马迁著《史记》立世家30卷，起吴太伯世家至三王世家。《索隐》解释世家的含义说：“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其意乃指古代世袭爵位的贵族，或因政治上的优势而世代为官的家族历史。后世则含义日广，遂有“经学世家”、“中医世家”、“文化世家”以至“梨园世家”等，所记多为声名卓著家族之家世事功，而于一般平民家族，殊少及焉。其后虽有谱牒以世其家，而往往史料不足，语焉不详。遂使极为丰富之民情习

总序 ZONGXU

俗,家族传承均以无所附丽而渐次泯灭,使有关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研究失去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反之,若有家传之类,则凡人口之迁徙、地方之开发、风物人情之记述,皆能有所稽求而为中华文化更增异彩。

臧氏所作乃记其先世至今之艰辛创业,繁衍生息,令人具见一平民家族以一农家如何蔓延于教育、交通、医药、艺术各业之发展趋向。是以一家而辐射各业之家族史,属于世家文化之著述。月堂所论乃就文化一端而言,即所谓专论文化世家之一脉,二者似有所不同。月堂于其编纂纲要中曾对二者有明确界定云:“‘世家文化’与‘文化世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现象。‘世家文化’的重心在文化,对它的研究偏重于文化学上的构建;‘文化世家’的重心在世家,对它的研究偏重于文化传承的家族渊源。”

据此,月堂遂有编纂《中国文化世家》之议,将全国按文化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为中州、齐鲁、三晋、燕赵辽海、荆楚、吴越、江右、江淮、岭南、巴蜀、关陇等11个地区,各立一卷,共500余万字。乃邀集同好,分头运作,期以世纪之交成书。若此体大思精之宏篇巨制,设非月堂之殚精竭虑,诸君子之戮力同心,直若缘木而求鱼。今春月堂函告:《中国文化世家》近期将告杀青,并邀作序。窃惟月堂以积学之士,久羁单位,郁郁不得申其志。我一介书生,无援手之力,徒唤负负。不意,月堂以花甲之年,奋蹄崛起,广集俊彦,发前贤之所未发,荟中华文化世家于一编。我不仅为学林增一宝藏贺,我更为月堂于晚年得展才智而生熠熠光辉贺,于是赠以“莫笑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句,并乐而为之序。

来新夏

2000年4月10日于南开大学遼谷

—

世家作为载史的体例，创于《史记》，但太史公没有对“世家”做严格的定义，似乎既强调了世家地位与影响的重要，也包含了家族、家世的意味。后来，世家是指世代为官的家族，即贵族势要之家，有门阀、世族之称。汉唐之后，随着政治体制的演变，虽然世家大族始终以科举入仕为依归，但世家的含义已偏重于传世久远或家族兴旺了。文化世家，作为一个规范的名称不见于史书。人们习称的有经学世家、梨园世家等，强调的不是政治权势，而是文化的传承，即所谓家学渊源。

本书以文化世家为题，就是讲述自古以来对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或在家学传承上有典型表现的那些家族，甚或仅有一代两代之显的家庭。

前言

QIAN YAN

二

文化世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学术课题。我们编写这部书,出自多方面的考虑:

其一,几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可以称得上文化世家的确是太多了。这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传承、积累与发展,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往往离不开家庭、家族的影响。事实上,即使专谈个人或作品,专谈某个时代的文化成就,只要稍作深入的分析或全面的叙述,就不能不涉及一个个家庭或家族,就像谈政治、经济,总会谈到家庭、家族一样。因为“家”毕竟是社会的细胞,个人是家的成员,更何况家族制度的久远和牢固更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仅此而言,对自古以来的文化世家,做一次全方位的搜索、发掘,做一次总结性的清理和表彰,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二,历代“正史”是写帝王将相以及达官贵人的官书。官为本,政为本,而关于文化的载录只是附庸和点缀。与其说是保存了文化,毋宁说是湮没了文化。近代的学术专著,如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等,摆脱了官本位、政本位,却因作专题性的阐述或规律性的总结,无形中有着重流轻源,甚或以点代面的局限或缺憾。重点突出了,非重点的,实际上更具社会性的却被大面积忽略。学术史几乎仅为名人大家的累集。以至于多年来著述的更新,基本上都是点的深入或新探,少见有面的开拓。理论有翻新,基础却不见更宽更厚。本书即以文化世家为题,凡是称得上文化世家的都可收入,而不计其他条件,可举可叙者不啻千数之多。如此必将大大开拓可供研究的文化资源,不会是无益之劳。再者,清朝几百年和辛亥革命后的近半个世纪,是一段很值得总结又缺乏总结的历史。其文化方面尤其如此。本书以1949年为下限,整个清代包括了进去,20世纪的前半叶也包括了,而且

因为时间靠近和材料丰厚,在全书占有较多篇幅。这对中国通史或中国近代史也算是某种补缺吧!

其三,可以说,当前属于社会学的家族史尚缺乏研究,属于教育学的家学研究更似未见。近年来,谱牒学虽已为一些学者所重视,但也尚在起步。对中国文化世家的搜索与研究,必会与这些学科相连接而相互促进。

其四,本书的编写,就是将“世家”纳入文化学的研究范围,突出中国文化传播与发展方式上家庭、家族性的特征,并由此探讨文化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家庭、家族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这是历史的存在,而且依然存在于现实乃至今后。家庭、家族除了具有血缘和亲情的属性之外,更有社会属性,是与社会的发展相连的。正如一定的社会制度对文化的发展既有负载、养育和促进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一样,家庭、家族也是如此。我们既要总结家教、家学以及世家风范的具体的积极的影响,更重在宏观上透视和探讨中国的家庭、家族制度与文化发展的多种关系。这样的切入探索,除了对数千年文化遗产的表彰和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之外,更重要的是为现代文化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要之,《中国文化世家》作为一项专题性的表彰和总结,是独立的、完整的,是当做一部纪传体的中国文化世家通史来写的。对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理论性研究而言,也可说是先作了素材或文献资料的奠基。

三

本书按文化地理的区域类型分卷,包括中州(河南)、齐鲁(山东)、三晋(山西)、燕赵辽海(河北、京津、东北、内蒙)、荆楚(湖北、湖南)、吴越(苏南、浙江、上海)、江右(江西)、江淮(苏北、安徽)、岭

南(两广、云贵、港澳)、巴蜀(四川)、关陇(西北各省),共11卷,总字数约500万字。

全书由各分卷组成。每卷均由总序(前言)、分卷总论、正文三部分组成。世家条目按年代先后顺序编排。每个条目的内容包括:(1)人物生平;(2)文化成就;(3)家学传承的事例;(4)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

本书采取一般的传记体裁。行文以述为主,寓评于述,不作烦琐的考证与辨伪,不作空疏议论,力求平实。

本书的编选对象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两代及两代以上相传,或同代相翼相成,在本地域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有文化成就的世家,包括祖孙、父母子女、叔侄、兄弟、夫妻、舅甥等。选目的确定,以影响大、代表性强的世家为主,但不以“见于经传”为限。各世家从事的学术门类同异不论,但必须有著作或技艺传世(存佚不计)。入选人物的时间上起先秦,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世家代表人物卒年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为限)。分卷按文化地域,每卷入选的世家必须属于该文化区域。对于那些因出生地、活动地或成名地有异而发生籍贯地域之争的世家(如朱熹、杜甫等),一律以该世家代表人物的出生地为准。

本书的资料来源包括正史、野史、方志、谱牒、碑铭、笔记、文集、序跋、书札、学案、专题资料汇编及有文字记载的民间传闻等。

四

100多人,历时4年终于把书写完。时间没白过,人也尽了力,我们心里感到充实。至于水平怎样,价值多高,终究应由读者、专家去说了。当然,我们对自己的成果也有一定的感知和评估。每位作者对自己的文章是如此,本人与各卷主编对全书或各自分卷也是如此。从总体上说,当初的设想,基本上实现了。

因地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卷的内容自有特点。比如江淮、吴越,明清两代文化世家最多最大,资料极丰富,于是多有大篇;江右文化则以宋代最盛,可写的条目很多而资料多有缺失,所以小篇较多。全书虽有统一的“编纂纲要”和“编写体例”,但文章毕竟是分头去写,水平、风格自难一致。

分卷主编主要负责条目的选录和内容的核实。本人作为总的主编,虽然最后审订了全稿,但也只能做取舍是否得当、体例是否规范的判定和一般性的订误。不仅是水平所限,也受方式、方法和时间的局限,全书的错误或缺漏一定不少。补充、修正,特别是总体的加工和质量的提高,只能留待今后的努力了。那不仅是主观上的再接再厉,客观上也有待于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和建议。现在似乎只能这样,而将来的修订,则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11卷是11个编写单位。创意之初,就定下了当地人写当地世家的原则。我们不是同行间共同撰写一部教材类通史或一般论著。各自的专业虽然都与文献有关,但谈到中国文化世家,都是略知一二;就是所知的一二,也是耳熟而难详。于是,只能分头访察、分工撰写。最好也是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各彰本乡之贤。这除了情感与常识的所长之外,还有资料查访的方便。写众多的地方性世家必当如此,就是写世人皆知的世家,也需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料,最少也要翻检方志、谱牒。可以说,这是本书撰写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当然由此也带来了文风不一、水平难齐的多种局限。得失相较,我们把求实、求详放在了第一位。

本书创意,是在1996年之春。湖北大学的舒怀、何新文、王兆鹏、鲁毅、郭莹、葛金芳多位教授,都是我的朋友,是他们和我一起策划的。再者,创意之初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冯芳华、黄

榕、陆才坚诸位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继之，则是邓瑞全、王岗、王树林、何林夏、张涛等年轻朋友和黄季耕、李才栋、高增德、周伟洲、吴光、刘重来、毛远明诸位先生的热心加盟。《文献》杂志的权儒学、贺敬美是我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教授是我的挚友，他们都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杭州大学束景南教授，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都以重友情、重学术的热心和风格帮助了我。来新夏、戴文葆两位师长是我的当然的学术顾问。任继愈先生，是师长又是领导，他的关心和鼓励自然坚定了我的心志。至于完成本书的主力，即上百位作者，他们既是各分卷主编的朋友，大家自然也成了事业上的朋友和同志。11卷，11支力量完全是靠友情与共同的事业心凝聚在一起的。当然，湖北教育出版社是最可靠的基地和后盾。陆才坚先生是责任编辑也是主持者，从创意策划、制定“编撰纲要”，到审订样稿、统揽全局，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还需告知的，是中国文化信息协会认同并支持了本书的出版。协会领导出自对发展文化事业的责任和热心，在本书和本书作者群体的基础上筹建了家族文化研究会。这为我们的继续前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和宝贵的机遇。大家既然都是主人或参与者，只应互祝互勉而不言谢意了。我只能代表大家向广大读者致意，热望得到广泛的关心、批评和督促，那才是最大的动力和鞭策。

曹月堂

2000年夏于北京后海淘淘居

巴山蜀水,富饶美丽;巴蜀文化,源远流长。而承传世袭的巴蜀文化世家,则是巴蜀山水和巴蜀文化共同滋养的一颗颗表现出鲜明个性的璀璨明珠。

文化是历史巨人趟过大地留下的足迹,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真实记录。巴蜀文化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和风韵,首先得力于她悠久的历史积累。巴蜀世家文化更依托于绵远悠长的历史根基。从地下材料发现,早在远古人类的童年期,“资阳人”便活动于蜀中;而汉源、铜梁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考古学家们再一次为我们找到了巴蜀先民的遗迹;更令人振奋的是广汉三星堆商周遗址的成功发掘,证据确凿地展示出 4000 多年前,巴蜀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确实存在着与中原不同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是多民族文化混融的结晶,带着浓郁的乡邦气息,与齐鲁文化、秦陇文化、中

分

卷

总

论

FENJUAN
ZONGLUN

原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一起,构成色彩纷呈、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大花园。

巴蜀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东之巴、西之蜀本身就是由濮系民族和由氏羌系民族混融而成的两大族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先民们建立起巴国和蜀国。所谓“国”,其实大抵不过是部落的联盟。关于巴王与蜀王,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奇诡的神话和英雄传说。扑朔迷离中,似真似幻地闪动着巴蜀先民活动的身影。

远古之巴国,由濮演化而来,其支系相当复杂,有土著之濮,有江汉西迁北上之濮。后来,以姬姓为代表,又兼容了廉君巴、苴巴、曼子巴、賁人(板楯蛮),进而形成巴族。故扬雄《蜀都赋》称“东有巴、賁,绵亘百濮”。早在殷商时代,巴濮之人便在汉水上游建立了粗具国家形式的政权。其族勇武善战,曾经多次与殷商发生战争。武丁时期,“妇好其从沚震伐巴方”(《甲骨文合集》6480号),将巴人的军队诱入埋伏圈,聚而歼之。从此,巴方臣服中原,成为殷商的一个方国。周武王伐纣,义师中有濮人,便包括了巴人。正是伐纣有战功,周王朝建立,才受封获子爵,为姬姓,《春秋左传》称“巴子”。春秋之世,巴人大抵居住在楚之西北,地当今之湖北襄樊一带。《左传·昭公九年》载,周王之使臣詹桓伯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被视为周在商土的附庸小国是完全可信的。战国时代,巴人沿江从夔门西进,与当地民族相融合,在长江、嘉陵江流域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蜀的历史同样很古老,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蜀王本纪》载,蜀先民之主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依稀透露出蜀人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影像。“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蜀道难》)。追踪其脚迹,蜀之族大抵来源于居住在岷江河谷

地带的氐羌。他们主要从事栽种、养殖业，制器业也随生产、生活的进步而发展起来。蚕丛、柏濩、鱼凫，被称为“三代蜀王”，时当中原文明之夏、商、西周。以今之都江堰为中心的蚕丛氏，开始了巴蜀的蚕桑事业，以广汉三星堆为中心的柏濩、鱼凫，已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期。之后有蜀王杜宇，以郫县为中心，其势力范围在今四川省西部，当时农业已相当发达。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从黔中经乐山一带进入川西平原的开明族势力渐强，他们逐走杜宇族，建立了开明族的鳖灵王朝。神话传说，杜宇死后魂化为鹃，日夜哀啼，口中滴血，染红山花。在神奇浪漫的动听故事的闪光背后，隐藏着残酷的权力争夺。

蜀与中原相交往的历史同样很悠久。《大戴礼·帝系》称黄帝之子昌意娶于蜀山氏。通婚是民族交融的重要途径。《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灭商，蜀作为义师，同样参与了牧野会战，以讨伐无道。在与中原的接触交往过程中，蜀人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丰富了自身的文化，使自己壮大起来。

巴与蜀山水相连，两大政治势力，长期以涪江为界，既互相对峙，又互相交流，在对峙与交流中，其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渐渐趋于融合，故而巴蜀并称，地域文化已看不出多大的差异。这种融合曾经历过关键的一步，那便是秦灭巴蜀。秦惠王时，经商鞅变法后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开始了蚕食诸侯，统一中国的宏伟事业。这个偏在西北的政治集团审时度势，采纳了司马错先取西南，吞并巴蜀，聚集力量，再与山东六国较量的建议。刚好这时巴与蜀彼此相攻，巴不能胜，转而向秦求救，于是秦惠王于公元前316年，派遣司马错率师西进，与蜀开明王战于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境），大败之，并乘胜追击，杀蜀王于武阳，蜀国灭亡。这年十月，司马错一鼓作气，挥师东进，生俘巴王，巴国亦亡。秦废分封，改置巴、蜀二郡，客观上

说这对巴蜀人民并不是一件坏事。它结束了地方割据,战争频繁的混乱局面,把巴蜀二族纳入了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图版,带动巴蜀进入了封建社会,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也更加直接。两股文化巨流一经融合,便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滔滔之势,世家文化也在这混融的洪流中孳生繁衍。

除了历史的厚重积淀之外,文化的孕育和发展还需要有特定的环境和深厚的土壤。巴蜀的自然环境为之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巴与蜀依其山形水势,自然形成其地理区域,而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行政区划。它以重庆、四川为主体,还包括陕西、湖北、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宋代苏舜钦曾歌咏“蜀国天下险,奇怪生中间”(《苏学士文集·蜀士》)。他隐隐觉察到了“奇怪”与天险之间的某种联系。巴蜀是著名的四塞之地。它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周围是崇山峻岭,绵延重叠,形成天然的屏障和界限。北有秦岭、大巴山,西北有龙门山,西有邛崃山、大凉山,南有大娄山,东有巫山,只有长江为其天然通道。虽然历经巴蜀人民凿山开路,劈有米仓、阴平、剑阁诸道,但小径蜿蜒于起伏峰峦、悬崖绝壁、荆莽丛林之间,仍可称奇险,行旅艰难。无怪乎李白要在《蜀道难》中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来。蜀中士人入中原,多不取北道,而愿买舟东下,但是舟行长江,也难避惊险。正是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中原与巴蜀的交往受到很大的限制,呈现出封闭状态的自然发展。因此,巴蜀文化是以先秦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中心构成的特殊的地理文化圈。尤其是在秦统一以前,巴蜀地区的文化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故称其涵蕴深厚的文化为巴蜀文化是名实相符的。

这里民俗淳朴,古风浓郁,人们好客而隆礼;这里远离中原腹地,虽然“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但那毕竟只是战乱的起始和尾声,大规模的残酷战争对蜀中的影响不是很大。

往往中原大战，烽火连天，而巴蜀却相对平静，很少听到厮杀的呐喊，很少嗅到屠戮的血腥。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免受一次次战争的劫难，享受着难得的和平与安宁，优秀的文化得以亘古延续，长足发展。社会的稳定，家族的绵长，是世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保证。这里，思想文化相对稳定，某种学术思想一经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故而较少时髦世风的影响，尤其是被政治左右的中原正统思想文化传播较慢，浸润不深，控制不严，异端思想有比较宽松自由的空间，离经叛道的逆反精神，在文学、哲学、思想文化领域特别富于创造精神。巴蜀文化又有很大的涵容性。自古以来，巴蜀文化便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原文化融入巴蜀文化中，并且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中原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的同时，巴蜀自身的文化仍在顽强发展。这里多种思想，各色文化兼容，其道教盛行，巫风浓厚，易卜之学足以与天下相抗衡，而文学伟彦之士更以其独特的风格，崭新的面孔，亮相于天下，以其雄厚的实力和辉煌的业绩，跻身于士林，备受天下之瞩目。

丰富的物产，为世家文化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巴山蜀水地域辽阔，沃野千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占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封闭式的自然环境，使之获得宜人的气候，北面秦岭、大巴山阻挡了北方寒流的侵袭，使之冬季温暖；干湿交替的亚热带季风，使之获得充沛的雨量；平原、平坝资源极其丰富，物产极其富庶。加上人工改造，地理环境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晋代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了李冰领导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蜀中发生的变化：“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巴蜀地势险要，人稠物丰，又是历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